



第三卷

華蓋集

華蓋集續編

而已集

魯迅全集 第三卷 目次

華蓋集

題記

——一九二五年——

咬文嚼字（一至二）	一五
青年必讀書	一八
忽然想到（一至四）	一九
通訊	二六
論辯的魂靈	三五

犧牲謨.....	三八
戰士和蒼蠅.....	四三
夏三蟲.....	四三
忽然想到（五至六）.....	四七
雜感.....	五二
北京通信.....	五六
導師.....	六〇
長城.....	六三
忽然想到（七至九）.....	六五
『碰壁』之後.....	七二
並非閒話.....	八〇
我的『籍』和『系』.....	八六
咬文嚼字（三）.....	九〇
忽然想到（十至十一）.....	九二
補白.....	九四

答KS君.....	一二四
『碰壁』之餘.....	一二七
並非閒話(二).....	一二三
十四年的『讀經』.....	一二七
評心雕龍.....	一三三
這個與那個.....	一三六
並非閒話(三).....	一四六
我觀北大.....	一五四
碎話.....	一五七
『公理』的把戲.....	一六一
這同是『多數』的把戲.....	一六六
後記.....	一七三
華蓋集續編	
小引.....	一七九

雜論管閑事·做學問·灰色等	一八一
有趣的消息	一九〇
學界的三魂	一九七
古書與白話	二〇一
一點比喻	二〇四
不是信	二〇八
我還不能『帶住』	二二六
送竈日漫筆	二三〇
談皇帝	二三五
無花的薔薇	二三八
無花的薔薇之二	二四五
『死地』	二五〇
可慘與可笑	二五三

記念劉和珍君	二五
空談	二六
如此『討赤』	二六
無花的薔薇之三	二九
新的薔薇	二九
再來一次	二九
爲半農題記『何典』後作	二九
馬上日記	二九
馬上支日記	三〇
馬上日記之二	三二
記『發薪』	三一
記談話（培良）	三三
上海通信	三四

廈門通信.....三五五

廈門通信(二).....三五九

阿Q正傳的成因.....三六二

關於三藏取經記等.....三七二

所謂『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啓事.....三七八

廈門通信(三).....三八〇

海上通信.....三八四

而已集

題辭.....三九二

——一九二七年——

黃花節的雜感.....三九三

略論中國人的臉.....三九七

革命時代的文學.....四〇二

寫在『勞動問題』之前.....四一一

略談香港	四一五
讀書雜談	四二四
通信	四三三
答有恆先生	四四〇
辭『大義』	四四七
反『漫談』	四五〇
憂『天乳』	四五四
革『首領』	四五七
談『激烈』	四六二
扣絲雜感	四六八
『公理之所在』	四七七
可惡罪	四七九
『意表之外』	四八一
新時代的放債法	四八三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四八六

小雜感.....	五〇八
再談香港.....	五一四
革命文學.....	五二四
『塵影』題辭.....	五二七
當陶元慶君的繪畫展覽時.....	五二九
盧梭和胃口.....	五三二
文學和出汗.....	五三七
文藝和革命.....	五四〇
談所謂『大內檔案』.....	五四二
擬豫言.....	五五一
附錄：大衍發微.....	五五七

華
蓋
集

題記

在一年的盡頭的深夜中，整理了這一年所寫的雜感，竟比收在熱風裏的整四年中所寫的還要多。意見大部分還是那樣，而態度卻沒有那麼質直了，措辭也時常彎彎曲曲，議論又往往執滯在幾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貽笑于大方之家。然而那又有什麼法子呢。我今年偏遇到這些小事情，而偏有執滯于小事情的脾氣。

我知道偉大的人物能洞見三世，觀照一切，歷大苦惱，嘗大歡喜，發大慈悲。但我又知道這必須深入山林，坐古樹下，靜觀默想，得天眼通，離人間愈遠遙，而知人間也愈深，愈廣；于是凡有言說，也愈高，愈大；于是而爲天人師。我幼時雖曾夢想飛空，但至今還在地上，救小創傷尙且來不及，那有餘暇使心開意豁，立論都公允妥洽，平正通達，像『正人君子』

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來爬去，萬不敢比附洋樓中的通人，但也自有悲苦憤激，決非洋樓中的通人所能領會。

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間，又是一個常人，能够交着『華蓋運』。

我平生沒有學過算命，不過聽老年人說，人是時要交『華蓋運』的。這『華蓋』在他們口頭上大概已經訛作『錢蓋』了，現在加以訂正。所以，這運，在和尙是好運；頂有華蓋，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華蓋在上，就要給罩住了，只好碰釘子。我今年開手作雜感時，就碰了兩個大釘子：一是爲了咬文嚼字，一是爲了青年必讀書。署名和匿名的豪傑之士的罵信，收了一大捆，至今還塞在書架下。此後又突然遇見了一些所謂學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據說都是講公話，談公理，而且深不以『黨同伐異』爲然的。可惜我和他們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們伐了幾下，——但這自然是爲『公理』之故，和我的『黨同伐異』不同。這樣，一直到現下還沒有完結，只好『以待來年』。

也有人勸我不要做這樣的短評。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並非不知道創作之可貴。然而要做這樣的東西的時候，恐怕也還要做這樣的東西，我以爲如果藝術之宮裏

有這麼麻煩的禁令，倒不如不進去；還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即使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而時時撫摩自己的凝血，覺得若有花紋，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國的文士們去陪莎士比亞喫黃油麵包之有趣。

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單是中國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沒有論及，似乎無所感觸。我早就很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對於中國的社會，文明，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因此曾編印莽原週刊，作為發言之地，可惜來說話的竟很少。在別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對於反抗者的打擊，這實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

現在是一年的盡頭的深夜，深得這夜將盡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經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而我所獲得的，乃是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但是我並不懼憚這些，也不想遮蓋這些，而且實在有些愛他們了，因為這是我轉輾而生活于風沙中的癥痕。凡有自己也覺得在風沙中轉輾而生活着的，會知道這意思。

我編熱風時，除遺漏的之外，又刪去了好幾篇。這一回卻小有不同了，一時的雜感一類的東西，幾乎都在這裏面。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記于綠林書屋東壁下。

咬文嚼字

以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而來主張男女平等的男人，卻偏喜歡用輕靚豔麗字樣來譯外國女人的姓氏：加些草頭，女旁，絲旁。不是『思黛兒』就是『雪琳娜』。西洋和我們雖然遠哉遙遙，但姓氏並無男女之別，卻和中國一樣的——除掉斯拉夫民族在語尾上略有區別之外。所以如果我們周家的姑娘不另姓綢，陳府上的太太也不另姓薩，則歐文的小姐正無須改作嫗紋，對於託爾斯泰夫人也不必格外費心，特別寫成妥嫗絲苦也。

以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而來介紹世界文學的文人，卻偏喜歡使外國人姓中國姓：Gogol姓郭；Wilde姓王；D'Annunzio姓段；1姓唐；Holz姓何；Gorky姓高；Galsworthy

也姓高，假使他談到 Gorky，大概是稱他『吾家 Gorky』的了。我真萬料不到一本百家姓，到現在還有這般偉力。

(一月八日。)

二

古時候，咱們學化學，在書上很看見許多『金』旁和非『金』旁的古怪字，據說是原質名目，偏旁是表明『金屬』或『非金屬』的，那一邊大概是譯音。但是，鏹、鎰、錫、錯、矽、連化學先生也講得很費力，總須附加道：『這回是熟悉的悉。這回是休息的息了。這回是常見的錫。』而學生們爲要記得符號，仍須另外記住臘丁字。現在漸漸譯起有機化學來，因此這類怪字就更多了，也更難了，幾個字拼合起來，像貼在商人帳桌面前的將『黃金萬兩』拼成一個的怪字一樣。中國的化學家多能兼做新倉頡。我想，倘若就用原文，省下造字的功夫來，一定于本職的化學上更其大有成績，因爲中國人的聰明是決不在白種人之下的。

在北京常看見各樣好地名：關才胡同、迺茲府、丞相胡同、協資廟、高義伯胡同、貴人關，